

英汉“骨/Bone”概念隐喻对比分析

叶姝红

重庆交通大学外国语学院, 重庆

收稿日期: 2026年6月28日; 录用日期: 2026年7月28日; 发布日期: 2026年8月10日

摘要

骨作为人体的重要部分, 在英语和汉语中都是常用的人体词。本文基于概念隐喻理论, 采用语料库驱动与定性定量分析相结合的方法, 对英汉两种语言中基本人体词“骨/bone”的概念隐喻进行对比分析。研究发现, 英汉“骨/bone”概念隐喻存在共性与差异。共性源于人类相似的生理结构和身体经验, 例如将“骨/bone”喻指为支撑结构、内在本质、品格气概和感受深度。而差异主要源于生产活动、文学审美、文化观念与构词方式等因素, 体现在汉语“骨”更侧重于文学艺术风格、血缘亲情和彻底改变, 而英语“bone”则更侧重于基本要素、争端矛盾和习语化的表达。文章旨在通过此项对比分析, 为跨文化沟通、语言教学和翻译实践提供参考。

关键词

概念隐喻, “骨”, “Bone”, 对比分析

A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Metaphorical Concepts of “骨/Bone” in English and Chinese

Shuhong Ye

School of Foreign Studies, Chongqing Jiaotong University, Chongqing

Received: June 28, 2026; accepted: July 28, 2026; published: August 10, 2026

Abstract

“Bone” is an essential component of the human body and a body-part term shared both by English and Chinese. Framed within Conceptual Metaphor Theory, this paper adopts a corpus-driven approach integrated with qualitative and quantitative analyses to investigate the conceptual metaphors of the

basic body-part term “骨/bone” in the two languages. The findings reveal that conceptual metaphors of “骨/bone” exhibit both similarities and differences between English and Chinese. The similarities are largely attributed to shared physiological structures and embodied human experiences, such as using “bone” to represent support structures, inner essence, character, and depth of emotion. Differences are primarily arise from factors including production activities, literary aesthetics, cultural perspectives, and word formation patterns-for instance, the Chinese “骨” emphasizes literary and artistic styles, kinship bonds, and radical transformation, whereas the English “bone” focuses more on fundamental components, conflicts, and idiomatic expressions. This paper aims to provide insights for cross-cultural communication, language teaching, and translation practice.

Keywords

Conceptual Metaphor, “骨”, “Bone”, Comparative Analysis

Copyright © 2026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4.0).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Open Access

1. 引言

隐喻是语言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一种重要的认知模式，是随着人的认知能力的发展而产生的一种创造性的思维方式，是人们认识世界、表达世界经验的思维工具。它不仅是语言的，更是认知的，普遍存在的[1]。美国学者 G. Lakoff 和 Johnson 指出，隐喻无处不在，人类的概念体系就是建立在隐喻之上的[2]。无论哪个民族的语言里，都存在着隐喻概念体系，它潜移默化地影响着各个民族的语言发展。身体部位词是人类语言中最常见、最具生产力的词汇类别之一。人体及其器官词汇在语言的隐喻概念形成和人们认知世界的过程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3]。人们常常通过自己最熟悉的身体器官和部位来感知世界，再借助身体经验理解空间、情感、性格和社会关系等抽象概念[4]。因此，身体部位词往往不仅指称具体器官或组织，还会通过隐喻和转喻扩展出复杂的抽象意义。英汉语中都具有“骨/bone”这个词语，它最初是一种物质实体，后又被用来喻指气节等抽象概念，这是概念隐喻的结果。本文拟从认知语言学视角出发，对英汉两种语言中“骨/bone”表达的隐喻概念进行收集、归纳并分析，旨在指出两种语言中“骨/bone”概念隐喻的异同，并分析其异同产生的原因，从而为跨文化沟通、语言教学与翻译提供参考。

2. 文献综述

人体部位词本属名词范畴，其原始功能在于指涉身体构件，但语义边界往往能够向外延展，既涵盖具体事物，也触及抽象领域。国外学界较早关注身体经验与隐喻认知之间的关系。Lakoff 和 Johnson 提出，隐喻并非单纯的修辞手段，而是人类概念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人们常通过具体、熟悉的源域理解抽象、复杂的目标域[2]。在此基础上，人体部位词被视为观察具身认知的重要切入点。Ning Yu 曾以“手指”“手掌”为例，考察其在汉英中的隐喻与转喻表达，认为两种语言在认知侧重点上的不同会导致表达形式的分化[5]。这类研究说明，身体经验虽然具有普遍性，但不同语言对同一身体部位的语义开发并不完全一致。相比之下，国内关于汉英人体词隐喻的研究成果较为丰富，研究对象多集中于“心”“头”“手”“舌”等高频身体部位。例如，齐振海、覃修贵以概念隐喻和意象图式理论为框架，将汉英“心”隐喻词语划分为实体、空间、容器及其他类型，并从宗教文化角度解释汉英“心”隐喻差异的来源[6]。

李瑛、文旭聚焦“头/head”一词，指出其语义延伸主要依赖隐喻与转喻的共同作用，并认为隐喻在语义扩展过程中占据主导地位[7]。赵学德、王晴则从隐喻转喻连续统视角出发，分析汉英“舌/tongue”的语义转移路径，认为功能特征是词义取象的重要来源[8]。孙毅从“头/head”词群出发，进一步讨论人体隐喻的多义路向及其认知机制，强调跨民族身体经验具有相似性[9]。这些研究为人体词隐喻研究提供了较成熟的理论框架和分析方法，但其关注点多集中于外显性较强、使用频率较高的身体部位，对“骨”这类兼具支撑性、精神性、亲缘性和审美性的词项讨论相对不足。

与“心”“头”“手”等身体部位相比，国内针对“骨”的专门研究数量较少，且多集中于汉语语境。杨思思将“骨”的隐喻义分为人物气质、书法绘画和文学评价三类，指出“骨”的语义丰富且具有系统性[10]。陈之勤从美学角度分析魏晋南北朝时期“骨”的审美内涵，揭示其由身体域向诗文、人物气质域延伸的过程，并从政治、道德、文学、艺术等方面解释其文化成因[11]。这类研究较好地揭示了汉语“骨”在文学批评、人物品评和审美传统中的特殊地位，但由于研究对象主要限于汉语，对英语“bone”的对应表达及其跨语言差异关注不够。在英汉“骨/bone”对比方面，陈靓从认知隐喻视角指出，二者既存在共性，也存在差异：共性主要表现为二者都可映射至情感、性格和事物等领域；差异则表现为汉语“骨”具有血统、书法、文学等特有映射，而英语“bone”具有基本要素、小恩小惠等特有映射[12]。这一研究已经注意到“骨/bone”隐喻的跨语言异同，为后续研究提供了参考。然而，从现有成果来看，相关研究仍存在进一步拓展的空间：首先，已有人体词隐喻研究多集中在“心”“头”“舌”等高频身体部位，对“骨”这一词项关注相对较少；其次，已有关于“骨”的概念隐喻研究多集中于汉语语境，对英语“bone”的对应表达及英汉差异缺乏系统比较；再者部分研究偏重隐喻类型的分类，对英汉概念隐喻差异形成的原因分析不足。

基于以上不足，本文将在概念隐喻理论的基础上，结合语料库具体语料实例，对英汉“骨/bone”的概念隐喻进行对比分析。与以往研究相比，本文不只关注“骨/bone”分别映射到哪些目标域，还将进一步考察这些映射类型背后的形成机制。具体而言，本文将从共同身体经验、宗族亲属观念、人格气节传统、文学艺术批评传统以及英汉构词方式差异等方面，解释英汉“骨/bone”隐喻共性与差异的来源。通过这种分析，本文希望在前人研究基础上，进一步揭示“身体经验-文化传统-语言结构”三者在人体词隐喻形成过程中的互动关系，并为跨文化沟通、语言教学与翻译提供参考。

3. 研究方法

3.1. 理论框架

概念隐喻理论

认知语言学认为，隐喻不只是语言表层的文学修辞现象，更是人类理解抽象概念的重要认知方式，系统性构建着人类的思维模式。语言中约70%的表达方式源自隐喻概念[13]。隐喻研究源远流长，亚里士多德作为隐喻研究的先驱之一，其在名著《诗学》和《修辞学》中从修辞的角度描述了隐喻，将其定义为用一件事物的名称来指代另一件事物。至此，隐喻作为一种修辞手法，活跃于文学修辞领域[14]。二十世纪八十年代，认知隐喻学蓬勃兴起。Lakoff 和 Johnson 在《我们赖以生存的隐喻》(*Metaphors We Live By*)中提出，隐喻是两个概念域之间的结构映射(Mapping)，是从始源域(Source Domain)向目标域(Target Domain)的投射。其本质是通过一个概念域理解另一个概念域，即从较具体、较熟悉的源域向较抽象、较复杂的目标域进行系统映射[2]。

在概念隐喻理论中，认识总是起源于人们最为熟悉的身体各个部位的具身经验。Lakoff 和 Johnson 指出，当且仅当概念凝练于人类身体、大脑对世界的体验时，才能为人所用[2]。人类的主体结构、感知经

验和运动经验具有普遍性,因此不同语言中常出现相似的身体隐喻。“骨/bone”作为人体骨骼系统的基本单位,其显著特征包括坚硬、内部与支撑等。这些身体经验被投射到抽象领域后,就形成了“骨/bone”的多种概念隐喻。

3.2. 研究问题

本文主要围绕以下三个问题展开:

- (1) 英汉“骨/bone”概念隐喻的共性有哪些?
- (2) 英汉“骨/bone”概念隐喻的个性有哪些?
- (3) 英汉“骨/bone”概念隐喻的共性和个性形成的原因是什么?

3.3. 语料选取与分析

本文采用语料库驱动与定性定量分析相结合的方法,对英汉语中“骨/bone”的概念隐喻进行对比分析。

3.3.1. 语料选取

英语语料来自美国当代英语语料库(Corpus of Contemporary American English, 简称 COCA),汉语语料来自北京大学中国语言学研究语料库(Center for Chinese Linguistics, 简称 CCL)。

3.3.2. 检索策略与抽样方法

本文以“骨/bone”为核心检索词。汉语方面,以“骨”为字根,检索“骨”的词语与成语(如“骨气”、“骨肉”、“骨干”与“刻骨铭心”等);英语方面,以“bone”为词根,检索“bone”的单复数形式(bone/bones)及其派生复合词(如“backbone”、“bone-deep”等)。

由于 COCA 和 CCL 中“骨/bone”的原始检索结果数量较大,本文采用等距抽样法进行语料采集,即将各库检索结果按默认排序后,每隔固定间隔抽取一条,直至每库累计获取约 60 条含“骨/bone”的原始语料。随后对抽取结果进行人工筛选,剔除指称生理骨骼、食物残骸等的字面义用例,最终保留每库约 20 条有效隐喻用例,英汉语料共计约 40 条。

4. 英汉“骨/Bone”概念隐喻表达的共性分析

4.1. 投射至事物域,喻指支撑结构与基本框架

骨骼是人体的支架,对身体具有支撑作用。基于这一身体经验,英汉两种语言都用“骨/bone”喻指事物的基本结构、核心支撑或主要框架。

例 1. 找一篇典型的文章,研究下它的布局,记住文章骨架是怎么样的。

例 2. 现各村正清理旧欠和注意培养骨干。

例 3. 千万不能叫他们走,有他们在一天,咱们有个主心骨儿。

例 4. Small businesses form the backbone of the economy.

例 5. It took one haircut for me to get the bare bones of the story.

在例 1 中,“骨架”喻指事物的基本结构,表示文章的层次和结构;例 2、例 3 中“骨干”、“主心骨”喻指集体中能够起支撑作用、稳定局面的人。例 4、例 5 则喻指支撑整体的核心结构,如例 4 表示小企业是经济的重要支柱,例 5 表示一个故事的基本结构。以上例子体现身体依靠骨骼保持形态,组织、文章、计划和制度也依靠基本框架成立。因此,“骨/bone”喻指支撑结构,是英汉两种语言中较为典型的共同隐喻。

4.2. 投射至意识域，喻指内在特质和观念

骨骼位于人体内部，不同于皮肤、面貌等外在部分。英汉两种语言都用“骨/bone”喻指人的深层性格、内在本质或根本属性。

例 6. 虽然表面上没有什么瞧不起农民，但骨子里却轻视劳动。

例 7. Inherent in her was the Southern aristocrat's uncompromising contempt for poor whites, bred in the bone.

例 8. His loyalty is bone-deep.

例 9. Now, I'm just anti-Romney to the bone.

例 6 的“骨子里”喻指人的内在本质，表示传统观念已经成为其深层性格的一部分。例 7 与例 8 中的“bone”喻指深层的特质或习惯，如例 7 表示根深蒂固、与生俱来、刻进骨子里的特质，例 8 则表示忠诚是彻底而根深蒂固的；例 9 表示彻头彻尾、从里到外都反对，这个表达常用于强调某种立场、情感或特质。以上典型例子都体现了“内在本质是骨”的隐喻机制，说明人们倾向于把不可见、深层、稳定的本质理解为身体内部的骨骼。

4.3. 投射至才品域，喻指品格与气概

骨比皮肉坚硬，不容易弯曲或折断。基于骨骼的坚硬性，英汉两种语言都用“骨/bone”喻指坚强、勇敢、有原则或不易屈服的性格品质。

例 10. 他觉得用力拉车去挣口饭吃，是天下最有骨气的事。

例 11. 从我这硬骨头身上打不出什么话来的，我已经活了这么大，我决不怕死！

例 12. 他留给后人的当是梅花的傲骨与高洁。

例 13. Someone weak is called spineless and someone proud has backbone.

例 10 中“骨气”喻指人格尊严和刚强不屈的品质，表示做人有原则、有尊严。例 11 中的“硬骨头”喻指意志坚定、不易被制服的人；例 12 的“傲骨”喻指高洁、独立与不媚俗的品格，“梅花的傲骨”表示像梅花般坚贞高洁的精神。例 13 的“backbone”喻指勇气和坚定的性格。这里用的是“backbone”（脊椎/脊梁骨）而不是单独的“bone”，它取的是脊椎“支撑身体直立”的意象，映射到人格上就是“能撑住事、不屈服、有担当”。以上例子说明，英汉两种语言都将“骨/bone”的物理硬度映射为心理和道德层面的坚定性。

4.4. 投射至情感域，喻指感受的深刻程度

骨位于身体深处，如果某种感觉“进入/达到骨头深处”，往往说明程度极深。英汉两种语言都利用这种身体上的深刻感受来表达情感或状态的强烈程度。

例 14. 这段话同样朴素而平凡，但却使人感到刻骨铭心般的激动。

例 15. 大家对他两个虽是恨之入骨，可是谁也不敢说半句话。

例 16. 这种倾诉，是历经灾难者一种痛入骨髓的宣泄。

例 17. The bone-chilling cold closing schools and snarling traffic across the country, canceling thousands of flights.

例 18. My mouth was bone-dry, and I had no water left.

例 19. After the 12-hour shift, she was bone-tired and could barely keep her eyes open.

例 14 “刻骨铭心”中的“骨”喻指记忆极其深刻，仿佛刻在骨头上，表示某件事令人终生难忘；例 15 “恨之入骨”中的“骨”喻指仇恨达到极深程度，仿佛已经进入骨子深处；例 16 的“痛入骨髓”喻指

感受的极致深度与不可磨灭性。意味着痛苦不是停留在表皮或肌肉，而是已经刻进生命经验的核心，无法靠时间冲淡，也无法被表面的安慰消解；例 17 的“bone-chilling”喻指寒冷或恐惧极其强烈，达到最深处，仿佛使人骨头发冷。例 18 “bone-dry”表示完全干透，干燥程度达到极限。例 19 的“bone-tired”喻指极度疲惫，表示疲劳程度很深，仿佛深入骨头。以上例子体现英汉两种语言都通过“骨/bone”的深层位置来表示程度增强。身体表层对应较轻程度，深入骨骼则对应极高程度。这一隐喻反映了“空间深度”向“程度强度”的认知映射。

5. 英汉“骨/Bone”概念隐喻表达的个性分析

5.1. 汉语“骨”隐喻表达的个性分析

汉语“骨”隐喻表达数量丰富，构词能力较强，既可构成双音节词，也可构成四字成语和俗语。其独特性主要体现在以下几类语料中。

5.1.1. 汉语“骨”投射至抽象事物域，喻指文学艺术作品风格

例 20. 他的书法中，吸收颜体的成分较多，在用笔上强调骨力的美，但又有秀丽的韵味。

例 21. 帖中文字多使用中锋运笔，字体连贯流畅，丰肌秀骨。

例 22. 蓬莱文章建安骨，中间小谢又清发。

例 20 中“骨力”喻指笔画的刚劲与框架感，指用笔时线条的挺拔、遒劲、有弹性，像人体的骨骼一样撑起字的结构；例 21 中“丰肌秀骨”指既有丰满柔润的外形，又有清劲刚健的内在骨架，这是书法绘画中刚柔并济的最高评价。“丰肌”指笔画圆润饱满、墨色丰腴，“秀骨”指内在结构清劲挺拔，不因肉多而失骨。例 22 “建安骨”指文学作品刚健充实、慷慨深沉的内在力量。以上例子是汉语“骨”隐喻较有特色的部分，人的身体无骨骼无法自立，文学作品亦如此。英语中“bone”较少像汉语“风骨”“骨力”这样进入文学批评、书法评价领域。

5.1.2. 汉语“骨”投射至社会关系域，喻指血缘亲情

例 23. 我到交际处见到了分别十载的亲生骨肉，真是悲喜交加。

例 24. 然而现在他有了一个儿子，这是他的亲骨血，他所最亲爱的人。

例 25. 许多信都提到对于亲人的怀念，提到骨肉分离的痛苦。

例 26. 他们不愿见到骨肉相残的景象。

例 23 中的“骨肉”与例 24 中的“骨血”均表示自己亲生的子女；例 25 中的“骨肉分离”喻指亲人之间被迫离散，“骨”与“肉”在此处被强行拆开，用身体被撕裂的极度痛苦，来隐喻家庭离散的心理创伤；例 26 中的“骨肉相残”喻指亲人之间互相伤害。以上例子说明，汉语“骨”具有较强的家族亲情色彩。亲人被称为“骨肉”，是因为汉语文化常把家庭成员理解为同一生命共同体。在英语中，“bone”这个词并不直接用来表达血缘后代及骨肉，而常用“flesh and blood”来表达这一意思。

5.1.3. 汉语“骨”投射至事物域，喻指内在性质彻底变化

例 27. 并不是人人都能够立刻脱胎换骨成为新人的。

例 28. 要用壮志断腕、刮骨疗毒的勇气与决心，来扫荡安全隐患。

例 27 的“脱胎换骨”喻指彻底改变本质属性，重塑底层结构，强调的不是小修小补，而是从根本上重造；例 28 的“刮骨疗毒”喻指忍受剧痛、深挖病灶，彻底铲除深层的隐患。用在安全治理上，强调的

是不敷衍、不手软，敢于向最顽固、最深层的问题开刀。这些例子说明，汉语“骨”还可以表示根本状态和性质。改变“骨”，就不是浅层改变，而是根本性改变。

5.1.4. 汉语“骨”投射至情感域，喻指直言不讳

例 29. 他的批评太露骨，让人下不来台。

例 29 中的“露骨”喻指言语直白刺耳，强调不委婉，常带负面评价。

5.2. 英语“Bone”隐喻表达的个性分析

英语“bone”的隐喻表达也十分丰富，但其语义重点与汉语并不完全相同。英语中“bone”更常出现在固定短语和习语中，表达最低限度、争端对象、性质和直言不讳等。

5.2.1. 英语“Bone”映射至事物域，喻指基本要素和最低限度

例 30. If so, the personal experience could not be just bare-bone accounts of their aches and pains, joys and sorrows.

例 31. Why would 7~9 of only one type of outfit be considered bare bone, especially if you are a stay at home?

例 32. Backstory is the first thing to be cut to the bone.

例 33. The budget was cut to the bone.

例 30 的“bare-bone”喻指像骨架一样光秃秃、没有任何装饰或细节，指个人经历不能只罗列事实框架(某年某月发生了什么)，而必须填充情感、细节和温度，不能只有骨头没有肉。例 31 的“bare bone”喻指最基本的配置；例 32 “cut to the bone”喻指被删减到最低限度，几乎不剩什么，表示背景故事被删减到只剩最核心的情节信息；例 33 的“cut to the bone”喻指经费被削减到极致，只剩最基本的运营所需。所有非必要开支都被剃光了，只剩下骨头，如果继续削减机构就没法正常运转了。

5.2.2. 英语“Bone”映射至社会关系域，喻指争端、矛盾

例 34. These fees had been a bone of contention for the community.

例 35. Looks like them fellows had quite a bone to pick with you.

例 36. If McQuaid knows you're investigating him, he'll throw you a bone to distract you from the truth.

例 34 的“a bone of contention”喻指争议的焦点、分歧的核心原因，“骨”表示被争夺的稀缺对象；例 35 的“a bone to pick with you”喻指有账要算、有怨气要理论，引申到人际关系中通常带埋怨或问责的语气，表示待解决的旧怨、未清算的摩擦。例 36 的“throw you a bone”喻指施舍一点小恩小惠来敷衍、转移注意力，表示廉价的诱饵或低成本的安抚品(不是真心给好处，只是为了打发)。

5.2.3. 英语“Bone”映射至才品域，喻指性质

例 37. He was one of my best crewmen on the wrecks. Not a lazy bone in the man's body.

例 38. He threw the boneheaded interceptions that other quarterbacks just would not make.

例 37 中的“lazy bone”相当于中文的“懒骨头”或“懒虫”，用“懒骨头”这个整体来指代“这个人本身”；例 38 的“boneheaded”喻指愚蠢的、顽固不化的、脑子不开窍的。表示脑袋里装的不是脑子，而是“硬邦邦的骨头”，所以顽固、不会思考、缺乏智慧。

5.2.4. 英语“Bone”映射至情感域，喻指实话实说，毫无保留

例 39. She made no bones about the fact that I was working myself to exhaustion.

例 40. Some of his comments about her appearance were a bit close to the bone.

例 39 与例 40 中的“bone”均喻指毫不掩饰、坦率地说出观点。例 39 的“bone”表示障碍、顾忌或需要绕开的东西。例 40 的“bone”表示底线或敏感区，话说到“骨头”层面，就是触到底线了。

6. 英汉“骨/Bone”概念隐喻异同的形成原因

6.1. 英汉“骨/Bone”隐喻共性的形成原因

Kövecses 指出，隐喻的形成和人类生理结构、身体经验紧密相连[15]。不同国家与文化里便有可能出现相同或类似的隐喻表达，这在一定程度上印证了人类体验的共同性及认知思维的相似性[12]。

6.1.1. 共同的生理结构

无论汉语使用者还是英语使用者都拥有基本相同的身体构造，而骨骼是人体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支撑身体、保护内脏、维持形态等功能。正因为骨头在身体中起着基础性和支撑性作用，汉英两种语言中都容易把“骨/bone”引申为“支撑”、“基础”与“核心”等抽象意义。例如，汉语中的“主心骨”表示起核心支撑作用的人或事物，英语中的“backbone”也可以表示支柱、骨干或勇气。此外，骨骼位于身体内部，具有不易被直接看见但又决定身体形态的特点，因此“骨/bone”也常被用来表达人的深层性格、本质属性和根本立场。汉语中的“骨子里”与英语中的“bone-deep”和“to the bone”都体现出从“身体内部深处”到“心理或深层性质”的认知转移。这说明两种语言都从骨骼的生理功能出发，将具体的身体结构投射到抽象概念中。

6.1.2. 相似的身体经验

人们在日常生活中都能感受到骨头的坚硬、深藏于身体内部以及与生命活动密切相关等特点。因此，“骨/bone”常被用来表达坚强、深层、本质等意义。比如，汉语中“刻骨铭心”表示记忆极其深刻，仿佛刻在骨头上；英语中 bone-deep 表示深入骨髓、程度极深。两者虽然表达形式不同，但都体现出“骨”位于身体深处这一经验，并由此引申出“深刻”“深入”的隐喻意义。其次，骨头具有坚硬、不易损坏的物理特征，这也使汉英两种语言都倾向于用“骨/bone”表达坚强、顽强和不易动摇的品质。汉语中有“硬骨头”“铮铮铁骨”等说法，用来形容人坚强不屈；英语中“backbone”也可以表示一个人的勇气、毅力和坚定立场。这里的隐喻机制是：骨的物理硬度被投射为性格和意志上的坚定性。这种共性说明，人类会根据相似的感官经验和身体认知，把骨头的坚硬性映射到人的性格、意志或精神品质上。

6.2. 英汉“骨/Bone”隐喻差异的形成原因

Kövecses 提出，文化与历史经历以及认知的不同是导致隐喻跨语言使用差异的主要因素[15]。不过，鉴于人类经历的方方面面皆受文化影响，这种跨文化差异完全在情理之中[16]。

6.2.1. 生产活动差异

汉语文化长期形成于以农耕文明为主体的社会环境之中。农业生产具有周期长、依赖大自然、需要持续劳作等特点，因此人们在长期生活经验和劳作经验中更容易强调忍耐、坚守、责任和内在力量。“骨”作为人体中最坚硬、最能支撑身体的部分，逐渐被赋予了精神力量的象征意义，衍生出“骨气”、“骨干”等体现坚韧品质的隐喻表达。例如“骨气”强调一个人不屈服、不失尊严的精神品格，“硬骨头”常用来形容意志坚定、难以被压倒的人，“骨干”则指在集体或组织中起支撑作用的核心力量。这些表达说明，汉语中的“骨”并不只是身体器官名称，而是与传统社会所推崇的坚韧、担当、气节和支撑作用联系在一起。

相比之下,英语文化的发展受到畜牧、航海、商业和工业社会等多种因素影响。英语中的“bone”虽然同样可以表示支撑和核心,但其隐喻往往更倾向于从身体结构、物质形态和基本框架出发。例如“bare bones”表示“最基本的框架或要点”,强调去除修饰后剩下的基础结构;“bone-deep”表示“深入骨髓的、极深程度的”,突出感觉或影响的深层性;“the bones of something”可以指某事物的基本结构或雏形。这类表达更多体现出英语文化中对结构、功能和基础的关注。也就是说,英语中的“bone”隐喻虽然也具有“支撑”含义,但它更常被用来说明事物的基本构成、核心框架或深层状态。

6.2.2. 价值观念差异

价值观念上中国深受儒家思想影响,重视家族血缘,故“骨”多与宗族、亲情关联。在传统宗族社会中,亲属关系常被理解为同源、同体、同血脉的关系,家庭成员不只是法律意义上的关系对象,也被看作生命共同体的一部分。《说文解字》中写道“骨:肉之𩑦也,从冎有肉”。其中“𩑦”(hé)同“核”,指骨是包裹在肉中的坚实核心,表示骨与肉相连。以此为基础,汉语中的“骨”,从事物域映射至社会关系域,从而产生了隐喻性含义“血缘关系”,亦即天然形成的家族关系。“骨肉”并不是简单地把“骨”和“肉”相加,而是把亲人理解为与自己共享身体来源的人。“骨肉分离”之所以能够表达强烈痛苦,是因为它把亲人离散理解为身体被拆分、被割裂;“骨肉相残”之所以具有强烈的伦理谴责意味,是因为它把亲人之间的伤害理解为同一身体内部的互相损害。由此可见,汉语“骨”的亲情义并非孤立的词义变化,而是与宗族亲属观念和身体同源意识相互作用的结果。

英语“bone”虽然也可以表示身体结构和内在性质,但它较少像汉语“骨”一样进入血缘亲属领域,英语中表达血缘关系时更常使用“flesh and blood”。这说明,英汉身体词在构建亲属概念时选择了不同的身体部位和语义焦点:汉语强调“骨肉相连”的同体关系,英语则更多通过“blood”或“flesh and blood”表达血缘和亲情。

6.2.3. 历史文化差异

中国传统文化重视道德修养、人格气节和内在精神,强调做人要有原则、有尊严、不屈服。魏晋时期九品中正制盛行,人物品评成为仕途关键。士人阶层从外在体貌(骨相、风神)推断内在才能与德行。到了宋明时期,理学强调“气节”高于生命,文天祥《正气歌》所述“时穷节乃见,一一垂丹青”,虽未直言“骨”,但其精神内核与“骨气”完全同构。明代士大夫面对厂卫酷刑,常以“碎骨不降”自誓,“骨”的坚硬属性被直接等同于对道义的物理化坚守,即不屈服不仅是心理状态,更被想象为骨骼本身拒绝弯折。骨头坚硬、不易弯曲的属性,正好可以被用来理解这种人格状态。中国著名历史学家吴晗曾在《中国青年报》上发表了一篇名为《谈骨气》的文章谈及“我们中国人是有骨气的”。这其中的“有骨气”并不是指身体骨骼强壮,而是指一个人在压力、诱惑或屈辱面前仍然保持尊严和原则。又如清代蒲松龄《聊斋志异·叶生》中的“一身傲骨,两袖清风”,其中的“傲骨”一词不是普通的骄傲,而是指不趋炎附势、不轻易低头的精神品格。这里的隐喻逻辑是:骨的坚硬性被映射为人格的坚定性,骨的支撑性被映射为精神上的自我支撑。

与之相比,英语中虽然也有“backbone”表示勇气、毅力和坚定立场,但从整体上看英语“bone”的人格评价功能没有汉语“骨”这样突出。英语表达人格品质时常常使用“courage”、“spirit”和“character”等词,而不一定依赖“bone”来进行道德评价。由此可见,汉语“骨”的人格气节义是身体经验与特定人格理想长期结合的结果。

6.2.4. 审美艺术差异

汉语“骨”还具有明显的文学艺术评价功能,如“骨力”、“风骨”、“建安骨”和“丰肌秀骨”等。这一特点与中国古代文学批评、书法批评和绘画批评传统有关。在这些传统中,“骨”常被用来评价作

品内部是否有力量、结构是否挺拔、气韵是否刚健。刘勰在其《文心雕龙·风骨》中系统地以“风骨”评诗论文，其中谈及“故练于骨者，析辞必精”。此外还有“魏晋风骨”，又称“建安风骨”，指的是遒劲深沉、慷慨悲凉的文学风格。又如唐代诗人李白《宣州谢朓楼饯别校书叔云》中有“蓬莱文章建安骨，中间小谢又清发”的诗句。“骨”并不是指具体身体骨骼，而是指文学作品刚健充实、慷慨深沉的内在力量。类似地，书法中的“骨力”强调笔画内部的支撑感和力量感；“丰肌秀骨”则通过“肌”与“骨”的组合，表现作品外在丰润与内在清劲之间的统一。这里，“骨”的身体属性被进一步审美化：骨骼支撑身体，作品的结构、气势和精神力度也支撑其艺术价值。

英语中虽然也有“bare bones”表示基本框架，但它通常强调“最基本的内容”或“去除细节后的结构”，较少像汉语“风骨”“骨力”那样承担成熟的审美评价功能。因此，汉语“骨”的审美意义体现了身体隐喻与文学艺术传统之间的结合。

6.2.5. 构词方式差异

汉语依托强大的复合能力，通过隐喻与转喻机制，将生理层面的“骨架”特征升华为承载人格、气质与审美内涵的符号，如“骨气”“傲骨”“风骨”“铮铮铁骨”等双音节或四字复合词，因结构紧凑、意象凝练，在长期使用中不断固化，并与儒家理想人格“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精神追求相契合，成为民族文化心理的凝结；而英语中的“bone”虽也参与构词，如“backbone”（支柱、勇气）、“bone-deep”（骨子里）、“bare bones”（梗概）等，但更多依靠固定短语或习语结构来传达意义，如“make no bones about”（直言不讳）和“have a bone to pick with”（有意见要理论），这些表达多与身体结构、基本部分、深层程度或具体行为有关，保留了“骨”作为身体经验与结构基础的原始意象，其隐喻映射范围因习语结构的相对固定性而受限，未能大规模向精神审美领域延伸。这一差异的根本动因，一方面在于汉语深受“近取诸身，远取诸物”的认知传统影响，且儒家文化对人格气节的推崇赋予“骨”独特的道德审美内涵，另一方面则源于汉语作为孤立语的复合构词便捷性，使其能高效创造高密度表意的新词；而英语作为屈折语，大量“bone”相关概念依赖约定俗成的短语作为语用单位，单个词素的语义扩张速度较慢——两种语言由此形成了“以复合词强化精神品格”与“以习语保留身体经验”的不同路径，这实则是语言结构与文化认知长期互动的结果。

7. 结论

本文基于概念隐喻理论，对英汉“骨/bone”的概念隐喻表达进行了对比分析。研究发现，英汉“骨/bone”隐喻具有明显共性，也存在差异。汉语“骨”更突出人格气节、道德操守、血缘亲情和文学审美；英语“bone”更突出基本框架、最低限度、身体状态和习语化交际功能等。这些差异与生产活动、历史文化、审美方式及价值观念等方面密切相关。总体来看，“骨/bone”概念隐喻体现了“身体-认知-文化”之间的互动关系。身体经验为隐喻提供基础，文化传统决定隐喻的具体发展方向，语言结构则影响隐喻表达的形式。对英汉“骨/bone”隐喻进行比较，不仅有助于深化对概念隐喻理论的认识，也为词汇教学、习语翻译和跨文化交际具有现实意义。

致 谢

感谢我的家人与朋友对我关心与鼓励，感谢学校对我的培养与支持，感谢任课老师带领我探索认知语言学领域，感谢师姐在我论文撰写过程中给我答疑与帮助。

参考文献

- [1] 陈慧. 英汉语中“火”的概念隐喻对比研究[J]. 长春教育学院学报, 2011(5): 27-29.

-
- [2] Lakoff, G. and Johnson, M. (1980) *Metaphors We Live by*.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3] 束定芳. 隐喻学研究[M]. 上海: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2000.
 - [4] 王逢鑫. 身体隐喻: 构词理据、功能变换、冗赘与错位[J]. 外语与外语教学, 2002(12): 6-10.
 - [5] Yu, N. (2000) Figurative Uses of Finger and Palm in Chinese and English. *Metaphor and Symbol*, **15**, 159-175.
https://doi.org/10.1207/s15327868msl1503_3
 - [6] 齐振海, 覃修贵. “心”隐喻词语的范畴化研究[J]. 外语研究, 2004(6): 24-28.
 - [7] 李瑛, 文旭. 从“头”认知——转喻、隐喻与一词多义现象研究[J]. 外语教学, 2006(3): 1-5.
 - [8] 赵学德, 王晴. 人体词“舌”和“tongue”语义转移的认知构架[J]. 长沙大学学报, 2011, 25(6): 101-103+113.
 - [9] 孙毅. 人体隐喻的多义路向推演——从“头(head)”说起[J]. 东北师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3(5): 121-124.
 - [10] 杨思思. “骨”和语素“骨”参构词语的语义分析和修辞阐释[D]: [硕士学位论文]. 福州: 福建师范大学, 2016.
 - [11] 陈之勤. 先唐“骨”论研究[D]: [硕士学位论文]. 南京: 南京师范大学, 2019.
 - [12] 陈靓. 认知隐喻视角的身体词“骨”和“bone”的对比研究[J]. 现代交际, 2021(17):111-113.
 - [13] 刘润清. 西方语言学流派[M]. 北京: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2016.
 - [14] 孙毅, 李维源. 汉英“口/嘴”(mouth)词群的隐喻意义研探[J]. 闽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3, 37(1): 100-106.
 - [15] Kovecses, Z. (2006) *Language, Mind, and Culture: A Practical Introducti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16] Gibbs, R.W. (1999) *Intentions in the Experience of Meaning*.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https://doi.org/10.1017/cbo9781139164054>